

《今晚八点半》、《星空无限》

月明与名人访谈录

月色聊

月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月色

聊

人

月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色聊人/月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4941-X

I. 月... II. 月...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03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4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9 印张 1 插页 170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直播时间

序

常常会收到听众充满羡慕口吻的来信,你的职业真好!做直播节目天天都有新鲜事,见新鲜人,一定轻松愉快。

其实呢?我还记得读大学直到毕业以后多年,一直会做同样的梦,不是没考上大学就是毕不了业。那种忧虑和担心是众多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痛苦情结。而自从广播直播再度兴起,我从一个编辑、记者到主持人,方知噩梦也是可以演成“连续剧”的,那些发生在直播前、行进中的险象环生常常会把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小女子”整治得半夜被噩梦惊醒。

先说嘉宾的约请。每晚不同职业但有不凡成绩的人物会作为嘉

宾出现在直播间,提前几天的约定临时也有可能变卦,20:00开始的节目,会有“噩耗”在19:30传来。手忙脚乱加气急败坏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心情。记得有回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刘斌迟到,害得一个人的主持变成三个人的备战:我在广播大楼的寒风中等着这个“随心所欲”的“当兵的人”,我的两位同行在直播间等待以防不测。差5分钟,这位大汉终于被我“押”进直播间,虽然这位底气雄厚的歌唱家在直播中恨不能唱念做打百般表现,以示“立功赎罪之心”,但



仅这一次就足以让我们做上好几回的噩梦了。

最惨的一次是在有一年的夏天,正值电台陆续迁往新址办公楼,因为装修未完成,通道门的开合是个变数。这点我始料未及,照例提前半个小时赶到直播室,结果门被钉死了。一时间,五雷轰顶,心里一片混乱,于是乎在空寂无人黑暗无比的楼道内,楼上楼下狂奔,磕绊着寻求突破的可能。时间飞逝而过,19:57了,眼看着一板之隔的直播间灯光乍泻,听得前面一档节目的结束音乐而无法逾越,心里的绝望如同生死相隔。

带着嘉宾猛冲。19:59,终于坐在了直播间,气是喘不上来了,30秒钟,节目所有程序排列完毕,大滴汗珠飘落在长裙上,仿佛听得到嘀哒声,眼前模糊起来,一把抹去满脸那说不清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的泪。20:00,当我推起《星空无限》开始曲,嘴角就已经很自然地翘开来,声音透着暖暖的笑意:“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相会,各位听友晚上好,我是月明……”

有一天与曾获第八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腾汝俊在直播间聊天,音乐间隙,他问我:做广播寂寞吗?我有些愣神儿,似乎从未想过,当我一个人面对话筒时,心里只想着有亿万听众在繁星点点下与我相守,又何曾寂寞?和不同职业、身份、年龄的被访者的交流,提升我的精神世界,岂敢言寂寞?对各地风土民情的采风,又赋予我文化的积淀;对先烈的凭吊,予我以理想的激情,更何忍言寂寞?

清心静坐时,一颗感激的心如满月般澄明与洁净,这种感觉,真好!

目录:



序 月明(1)

我爱我的爸爸 邓林(1)

我的感情流水账 毛毛(8)

我用我的激情写作 陶斯亮(16)

“作”在我看来是一个好词儿……张抗抗(27)

人生就是空镜子 万方(34)

祖芬像个“大鸵鸟” 陈祖芬(44)

我与上海一起长大 陈丹燕(58)

新中国第一位音乐艺术博士 … 陈佐湟(68)

在钢琴键盘上周游世界 孔祥东(79)

东方的帕格尼尼 吕思清(89)

我的二胡会说方言 宋飞(100)

从头再来 德德玛(111)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敢于尝试 … 刘索拉(119)

艺术家任何时候都要给人

以真以美以幸福 赵青(131)

月色聊人



别具一格,先声夺人…… 孟京辉 任成伟(141)



戏剧真像回故乡 …………… 任鸣(155)



文学是一生追逐的梦 …………… 张子扬(169)



做梦容易,说梦难 …………… 刘劲(179)



戏比天大 …………… 何冰(193)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人生 …………… 朱德庸(204)



开得最饱满的花最美 …………… 杨飞云(215)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 袁熙坤(226)



绢上人体雾里看画 …………… 李爱国(234)



给自己建一个干净的码头…… 殷晓俊(241)

独闯非洲的女子 …………… 梁子(253)

放到沙漠,也能跟仙人掌

通上话 …………… 宋怀桂(265)

写在后面的话 …………… 月明(279)

鸣谢 …………… (281)

我爱我的爸爸

——邓林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逝世后，邓小平同志的长女邓林，从她20多年为父亲拍摄的1000多幅摄影作品中，精心挑选出100多幅照片，结集出版了摄影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并撰写了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题为《我爱我的爸爸》的长序。摄影集中的100多幅照片曾在小平逝世周年之际在北京展出，参观者络绎不绝，随后又在深圳、香港展出，同样引起轰动。

1998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94周年诞辰纪念日，8月11日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独家访问了邓林女士。时间过去四年，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基本是促膝谈心，因为要一起翻看书里的每一幅照片，她要给我讲每一幅照片背后的故事，她衣着讲话都很随意，很朴实，像邻家大姐。她说：“当我翻开我的相册，一页页，一张张仔细端详，回味着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美好的日子，我突然觉得父亲活了，他的笑容，他的声音，他那些特有的神情和习惯动作，那样清晰可见，影集中的父亲向我走来，鼓励和期待的目光给了我勇气、温暖和力量。”



1998年8月13日《今晚八点半》

邓林：你看这个目录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就是“爸爸”，第二个是“爸爸和妈妈”，第三是“爸爸和我们”，后一部分是“爸爸和我”。这本书当时编的时候，花了很大的心思，因为照片分类特别困难，别人也分过，分得各种各样，但是我又不能和他们的雷同。因为要跟我本人子女这个角色贴近，要跟我的一些文笔，还有我自己平常为人的一些东西贴近。



月明：成书用了多长时间？

邓林：从去年9月1号开始编，总共历时半年吧，最后4月份出来了，在深圳首发。本来想赶到我爸爸去世1周年发行，就是今年2月19号，实在是赶不急了，所以只好推后。当时，我希望在这本书编的过程中，以质量为主，以时间为辅。如果赶不上就算了，如果能赶上，当然更好，但是质量一定是第一位的。

月明：从技术上您怎么评

价您这些照片？

邓林：这个照片拍的，有的质量还不错，但是有个别的质量不行，因为我不是专业摄影师，比如说构图、采光各方面就会有一些问题，还有曝光，不光说光圈、速度有一些问题，很多情况下，还有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有傻瓜相机。这样的话，有一些照片不够理想。但是，从整体上来考虑，因为它是反映了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又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月明：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浓浓的亲情。

邓林：当时编这个书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的条件就是

在家里,照的都是一些家庭,亲情呀,包括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还有爸爸日常生活的一些表情,大部分是他不知道的,也有一些是他知道的。在这种状况下比较贴近家庭生活,我主要的思想也是希望贴近这方面,我没有条件去拍大的场面,我也不想要那个,有那种机会,我也尽量不用。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父亲他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人,他和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亲情,有他平常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一些很自然的表情、不被人所知道的一些侧面。我觉得这个更贴近老百姓,老百姓会觉得就跟他们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符合我对他个人的理解,希望告诉大家什么。编书的初衷就是这样,编的思想就是贴近人民,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

月明:您的父亲还有专业的摄影师,他们拍的那些照片跟您的角度还是不太一样?

邓林:他们去的地方,我去不了。因为他们都是会议、检阅这些地方。但是我去的地方,他们去不了,所以我说这些照片也得益于我在家庭里。我爸爸不喜欢照相,但是有时候我们拿起照相机来,他也没辙,他也不理我们,你们爱照不照,所以我比那些记者就有更好的机会和条件。有的时候拍出一两张自己特别得意的照片,就想过要编成一本书,想办一个展览。但是一直因为照片的量不够,另外,当时也觉得来日方长,也没有提到日程上。我父亲去世以后,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了,慢慢就提到议事日程。

这些照片有些是我导演的,像刚才我



“排排坐”

们看的“排排坐”，当时孩子们坐在台阶上玩儿，我父亲正好出来散步，我一看，当时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跟他说我给你照，他就同意了，就在这儿照。照完了以后，我特别得意，现在看来有点缺点，脚没照下来，应该再往下拉一拉。但是，这张照片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当时我拍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坐在地上、台阶上，和孩子们一块儿在那儿玩，在那儿说笑，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希望从照片上反映他更贴近生活的这方面，而不是他崇高的那一面。

月明：标题都是您取的？

邓林：我们大家，大家谁想的好，就用谁的，还为此标题争论



怡然

过。这个叫“怡然”。每年春天拉我爸爸出去散散步，他工作太忙，头脑太紧张了。他坐在椅子上看孩子们在玩儿，情绪也是很怡然的这种感觉，很轻松的样子。平常在家里，工作很紧张，这个时候很放松，心里很高兴，看着孩子们，我觉得这张不错。从构图上，还有那个大光圈背景是虚的，也感觉整个比较好，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还有刚才你看到的一张是“吹蒲公英”。

月明：是关于您父亲和孩子们在一起的？

邓林:对对,他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去吹蒲公英,这种情景一般人很难抓到,他不是那个感觉了,而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也跟孙子玩。我觉得这个情景抓起来比较费劲,一旦抓住了,我觉得非常高兴,特别得意。还有刚才看到了一张“爸爸和我们”,就是这张。这张是1972年冬天在江西照的,这张照片也是比较珍贵的,在江西我爸爸被看押的时候,当时的政治



吹蒲公英

气氛已经稍微松缓一点,第二年就是1973年2月20号就回来了。因为



孙子睡了

我妹妹的孩子出生,他刚刚从江西转了一圈,因为中央允许他到江西一些老区去看看,还去瑞金、景德镇、吉安等这些地方去转了一下,刚刚回来。回来以后,我妹妹的孩子就生下来了。这个时候政治气氛比较松动,所以全家的情绪还比较轻松。

月明:刚才还有一张是抱着婴儿的,是您父亲自然地抱着,还是您的摆排?

邓林:不,他经常这么抱着,他喜欢抱,这是我弟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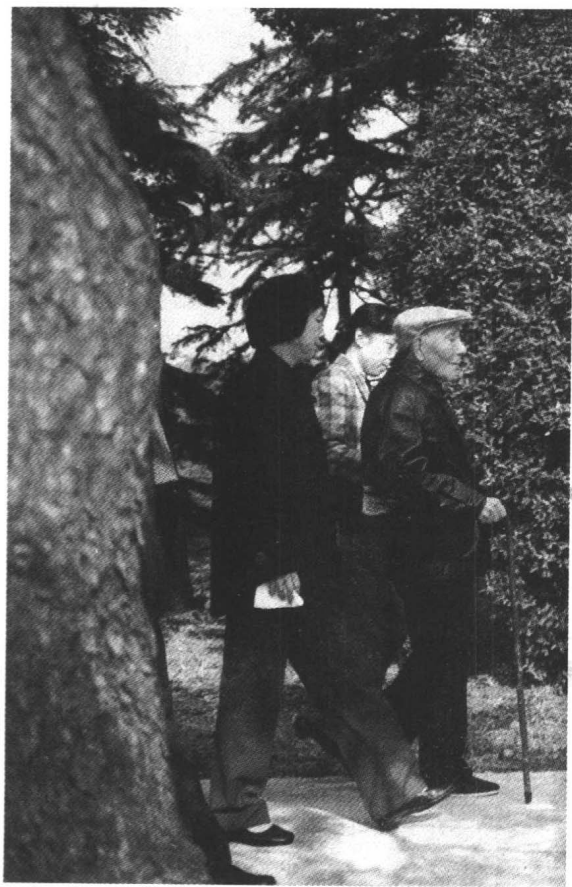
儿子,他特别喜欢小孩。

月明:这张是在哪里拍的?

邓林:这是在汽车上,出去的时候,这张很多人特喜欢,这儿有一个毛病,有一只大手,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因为太近,那只手躲不开。

月明:您父亲晚年的最后一张是哪年拍的?

邓林:最后一张,就是我书的最后一张,其实以后的我妹妹还有,我这儿最后一张是1993年12月在上海。在上海散步的时候,这个时候



永不停步

他已经拄拐了,我照了很多侧面的,照得比较好的是这一次。把这张照片作为这本书的结尾,就是画了一个句号,叫“永不停步”。他很大年纪了,但他还一直在努力锻炼。从另外一个角度,还一直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关心国家的命运,永远在革命这条道路上不会停步。

月明:您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两万多字的一篇文章《我爱我的父亲》作为序言。

邓林:你要想大家都明白这本书的内容,光看照片,还有一

些标题,这些还不够。因为文字的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有它的内涵,好多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都跟我说特别感动人,好多事别人本来都不知道的。我个人喜欢说白话,所以写的时候,尽量是有什么写什么,基本上所有的材料都是围着我爸爸转的。文章也讲,其中有一段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很短,就是写的我爸爸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照相,说得很清楚。将来要拍我爸爸的电视片,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我说得不够全面,我想以后,还有我妹妹写的文章,对我爸爸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我的感情流水账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已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毛毛(邓榕)是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她的这本新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同志在“文革”10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同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到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和胆识。

该书发行前夕，独家采访作者毛毛。





2000年6月6日《星空无限》

月明：您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的长篇连载《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吸引了很多读者，而这本书的基础就是这部长篇连载。这本书与1993年同样由您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写作上有什么分别？

毛毛：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更不是历史学家、党史专家，所以我写这部书心里并不是特别有数，这不是说我没有信心，而是说我对这些事情研究得不够。我在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很多年，是搞研究出身，我知道作为研究人员要写出东西，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很长长时间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你才有资格写出那段历史，才有资格去评论事物，但我觉得实际上做得都不够，只不过在做完《邓小平“文革”年谱》之后，时值老人家95周年诞辰，有股冲动，想写，就那么写了。但心里觉着准备工作太不够了。这本书又写作了近半年的时间，经过许多专家的指导，帮我纠正不足之处，帮我填补一些历史空白，加上责任编辑、文献研究室对我的帮助，到现在这本书不算精工细琢吧，也比初稿要准确得多了。写上一本书我采访了100多人，但那本书最主要不是我亲身经历，完全借助他人的材料，这本书我也采访历史当事人，搜集大量资料，但最大容量地融入了我的感情。因为“文革”1966年爆发，我16岁，刚开始有点儿懂事儿，忽然跌入这么一个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历史过程，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在我们家人心中同样刻骨铭心，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比较顺利地写出来，一是在做父亲年谱时不断有冲动，另外加上自己有切身的体会。总的说来，相对前一本书，写这段历史感情色彩更浓重，个人色彩、家庭色彩也重一些。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社会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本书一气呵成，与我的年龄、阅历、经历、感受都有关系。

月明：您一直强调做研究必须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您的这本书里，有很多历史、政治、事件的再现，您怎么把握再现历史的真实

性？

毛毛：主要靠我自己做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看大量相关的书，做“年谱”，搜集一些资料，注意把历史史实核对清楚，基本找两至三位当事人核对历史准确才写上去。如果一个人的回忆与时间有点对不上，一般就不敢用。在写的时候，也注意写上据谁谁说这样的字样。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对于历史史实的回顾，关于家庭历史故事的讲述，力争做到准确，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经历更是希望做到准确。这方面我得到了家庭所有成员无私的、毫无保留的帮助。我的母亲当时83岁高龄，把我30万字的书，从头到尾，每个字都看过，而且不准确的地方，就指出来。因为有段时期，我父亲母亲被关在一起，孩子们被撵出去了，有些事，只有他们两位老人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只有母亲能为我讲述很多关于他们被软禁，被单独关起来的许多故事。

月明：书中很多生活的细节让读者热泪纵横，其中有一段您的父母被软禁，在孙子生日时托人送来礼物和一张您母亲的字条：“小



毛毛和父亲邓小平